

磨文学的面,蒸小说的馍

■ 郭昕



我写《驯风记》，最早的想法萌动于2013年春天，那时候，万木复苏，我的心也蠢蠢欲动。可是我并没有因为心动而急于下手。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走下去，必须走下走去寻找我需要的东西。

没有谁拿着枪逼着，那是一种自觉。在我的心目中，写小说最重要的是得找到属于它的气质。那种东西无影无形，最难寻。找到了是幸运，找不到也正常。就看上天是否眷顾一个写字的人。